

## ◆品茗谈文

# 万古千秋今夕

## ——略谈关于七夕的诗歌

黄三畅

七夕,是传说中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时刻。古往今来,以牛郎织女的故事为题材的诗词,可谓汗牛充栋。

其中,现存最早的是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《迢迢牵牛星》: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,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,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,相去复几许?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。”诗歌叙写的是牛郎织女被银河阻隔而不得会面的悲剧,抒写的是女子与夫君离别的相思之情。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,抒发的是有情人不能相守的感慨。

唐代刘禹锡的《七夕》,有“非是人间世,还悲后会遥”之句,为再会之期的遥远而悲叹。唐代罗隐的《七夕》,有“铜壶漏报天将晓,惆怅佳期又一年”之句,惋叹历经一年的等待,相逢的这一夕竟过得这样快。惆怅之外,也应该含有更强烈的情绪。北宋陈师

道的《菩萨蛮·七夕》,有“东飞乌鹊西飞燕,盈盈一水经年见”之句,盈盈一水间才准一年相见一次,还那样劳师动众,有不解、质问的意思了。南宋李清照的《行香子·七夕》,有“星桥鹊驾,经年才见,想离情,别恨难穷”之句,慨叹的是有情人一年才相见一次,而离愁别恨是那样无穷无尽,其不满情绪显而易见。

唐代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有“七月七日长生殿,夜半无人私语时”之句,写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七夕夜半在长生殿,望牛郎织女星而为之惋叹,盟誓世世代代结为夫妻,永不分离。唐代李商隐《马嵬》中的“当年七夕笑牵牛”,写的是同样的事实。只是一个“笑”字,突出了唐明皇与杨贵妃以为会长相厮守的幸福。

也有人认为,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也是幸福的,还有更多的离别的夫妻,不知何年相见,或不知还能不能相见。唐代孟郊《古意》中就有“未得渡清

浅,相对遥相望”之句,写的是有些夫妻或有情人,不能相会,只能相望,比牛郎织女悲哀得多了。北宋晏几道《鹧鸪天》中有“当日佳期鹊误传,至今犹做断肠仙”之句,言外之意是,对自己而言,七夕相会的消息是喜鹊误传,没有这回事,“我”至今还因思念佳人而处在断肠之苦中。南宋赵以夫《鹊桥仙》有“寻思不似鹊桥人,犹自得,一年一度”之句,也是感慨不能像牛郎织女一样,一年一度鹊桥相会。元代张埜的《夺锦标·七夕》中有“恨人间,会少离多,万古千秋今夕”之句,写夫妻或有情人“会少离多”是一种常态。

和情人朝朝暮暮在一起,是奢望。那怎么办?只能自我安慰了。宋代的秦观最会想,看他的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: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强调的是“两情久长”,不在乎“朝朝暮暮”在一起。

(黄三畅,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)

## ◆俚语赏释

## “吃人饭费狗力”(外四则)

许文华

此俚语指,吃的是人吃的食物,消耗的是人的能量,效果却好像是狗在满山奔跑,耗尽力气,却对人一点益处也没有。引申为人费了很大的功夫做某项事情,结果没有成功;或者成功了,却没有实际效益。

本俚语其实暗含了一个比喻,就是把人做的无用功比喻成狗花费的力气。本俚语用语简洁,含义丰富,常用于亲朋之间的戏谑。

### “吃稀饭也要个师傅”

相传,有户人家很穷,平时在家里吃稀饭都是难得的事情。一天,这家主人来到亲戚家做客。亲戚家也不富裕,只煮了稀饭款待他。他看到稀饭也很满足、很高兴,就用大碗盛了满满的一碗。因太满,稍一晃动稀饭就溢出沾在碗外沿。想着滴到地上怪可惜的,这人就赶忙把碗举过头顶,用舌头去舔食快滴下的稀饭。结果拿碗的手平衡失控,将整碗滚烫的稀饭全倒在自己背上……所以说,吃稀饭也要个师傅。

此俚语指,办任何事情都要有经验,人要注意学习。吃稀饭是再简单不过的行为,可是,就是这么简单的行为也需要有经验,没有经验就可能烫伤自己的背。可想而知,做其他的事情就更要有经验了。本俚语以吃稀饭烫伤背的特例为话由,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。

### “吃蛇不吐骨头”

此俚语用以比喻某人心肠和行事手段极其阴险毒辣。

很多蛇是有毒的。这人把毒

蛇吃了,却骨头都不用吐,可见这人似乎比毒蛇还“毒”。另外,吃肉食吐骨头就会留下明显的痕迹,不吐骨头就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,故此俚语也指做了坏事不露痕迹。

### “出门看天色,进屋看脸色”

此俚语指到别人家里去做客要注意观察主人的脸色,主人高兴则可久待些,主人不高兴则要找借口尽早离开,这就好比出门要看天色一样。

我们到别人家里去做客无非这几个目的:一是去探望别人,二是去叙旧,三是去道贺,四是去求助。如果你去了主人表现得高兴,那么,你的目的都达不到:探望是为了关心别人,别人不高兴,你去了可能会让别人更不高兴;去叙旧,人家没有心情和你讲;人家不高兴了,还有何贺可道;求助就更加无望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还待在那里必然是自讨没趣。这条俚语要求我们要充分地尊重别人,理解别人。在现代社会,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纷繁复杂,尊重和理解别人尤为重要。

### “锄头落土不亏人”

此俚语是说,只要拿着锄头去耕种就会有收获,土地不会让人吃亏。

土地是忠厚的,只要拿着锄头在土地上耕种,适宜的作物就会生长,人就会得到丰富的物品,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。本俚语是劝人勤劳农耕,以自己种植的物品来养活自己,丰富自己的生活。

(许文华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## ◆史海钩沉

## 尹愉与温泉洞石刻

阿旧

近日,新宁县金城书院组织人员在县内开展地域文化搜集,发现城东焦家坳温泉洞有一处摩崖石刻,上刻诗两首,五言与七律各一,《前次罗念菴韵》为五律,《后次王太史韵》为七律,末署“尹愉”。因石刻在岩洞中,受风尘侵蚀影响较小,除一两处因石壁斑驳成坑造成个别字脱失外,余皆明晰可识。

温泉洞属石灰岩溶洞,昔有温泉,四季温煦,为金城名胜,古人题咏留刻甚多。万历年间,知县汪绍英在此处构亭,事见陈秉赋《修温泉蹲狮庵记》。明罗洪先有诗刻:“淡月初曙,晴烟逐马来。鸟啼山谷应,云出洞门开。望阙心千里,寻春酒一杯。夕阳人影乱,我亦看山回。”罗洪先,字达夫,号念庵,江西吉水人,嘉靖八年(1529)状元,著名学者。罗洪先这首《温泉洞》诗,清初武冈邓祥麟有和韵诗。而尹愉的《前次罗念菴韵》也正是和韵罗洪先此诗,诗云:“夫夷山洞居,云拥翠微来。怪石参差见,奇花错落开。扞萝香湿袖,把酌暖浮杯。忆昔避秦者,曾向此中回。”

第二首《后次王太史韵》中的“王太史”指王可大。这次在温泉洞发现的石刻还有一处,题为《新宁道中望金峰山二首》,字为行草。从字体用笔与刻凿痕迹看,或是后人重新书石复刻而来。石刻落款为“东吴王可大”,时间在“隆庆己巳(1569)夏五月”。诗题中“金峰山”即金紫岭,又称金峰,为县之大观,在温泉洞东南,在温泉洞正可仰眺金紫岭。东吴,泛指古吴地,相当于现江苏、浙江两省东部地区。“东吴王可大”有二,一曾

在南宋“嘉定中”(一说在“嘉泰中”)知武冈军;一为南京上元县人,字元简,明嘉靖癸丑(1553)进士,官至台州知府,后罢归,闭门读书,编辑类书《国宪家猷》,后世尊称“王太史”。显然,《新宁道中望金峰山二首》的作者指后者,亦即尹愉诗《后次王太史韵》中的“王太史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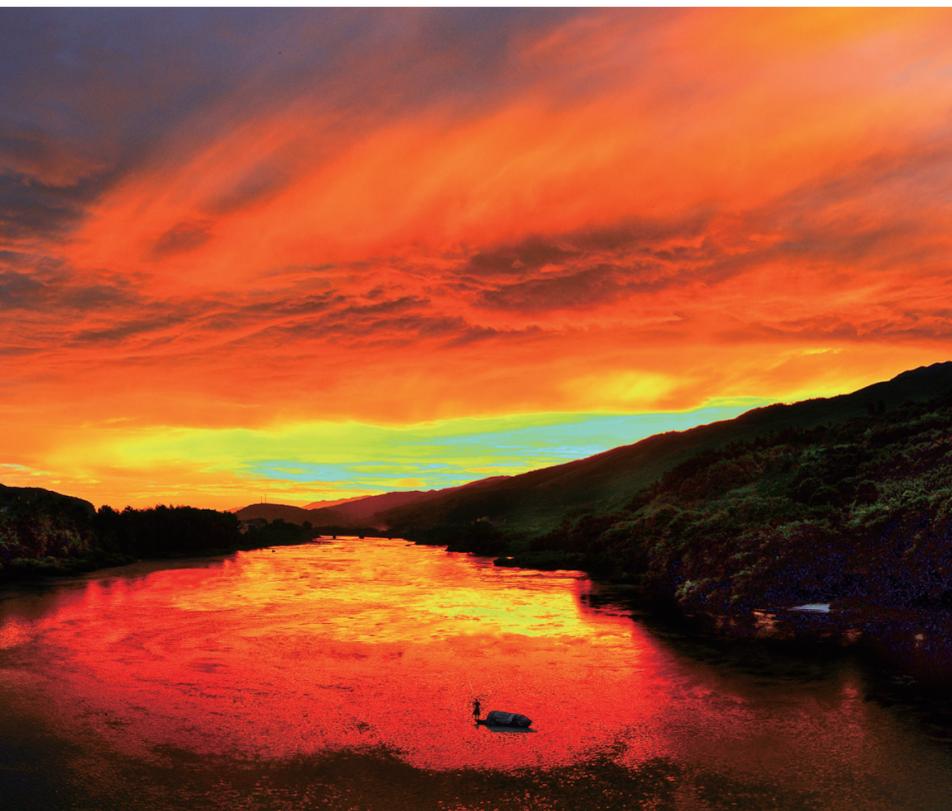
王可大虽似无为官湖南的经历,但他或曾到过宝庆府,与当时邵阳官员文人颇有渊源。据道光《宝庆府志》与乾隆《新化县志》记载,嘉靖四十年(1561)王可大曾为新化县学撰《重修儒学碑记》。

《后次王太史韵》云:“万叠悬崖锁锁烟,虚涵法相恍吐天。洞箫吹出闻仙子,翰墨留题自昔贤。泉满金茎凝露泣,鸟啼空谷有声传。石床榻隐近地下,何事相争上殿前。”此诗与《前次罗念菴韵》,历版《新宁县志》均未见收录。而作者尹愉其人,历版县志也未有记载。

尹愉,字二南,云南蒙自人,明万历己酉(1585)举人,历官郧水知县、衡州府同知,著有《来紫堂集》。清康熙《衡州府志》称,尹愉“颇有文藻”,又擅长书法,“旧日郡中麻寺寺院多其题署”。此温泉洞诗刻为行草,书法清劲秀雅,风神宛见。

尹愉好山水,在郧水知县任上,有题咏当地名胜“流杯池”七律一首;在衡州期间,曾登南岳,有《南岳拟古》三首。尹愉来新宁温泉洞游玩并题诗,当是在他衡州任上。

(阿旧,新宁人,学者)



云霞

郑国华 摄

## ◆煮酒论史

## 屈原的生死抉择

易重廉

屈原死于何年何月何日,是一团雾。但是,屈原“水死”,好像还留下了不少“史影”。

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称:“(屈原)于是怀石,遂自投汨罗以死。”该传末尾,司马迁说:“余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《哀郢》,悲其志。适长沙,观屈原所自沉渊,未尝不垂涕,想见其为人。”这个“观”字,值得深思。后司马迁不久的贾谊,写有《吊屈原赋》,中有“恭承嘉惠兮,俟罪长沙;侧闻屈原兮,自沉汨罗”之句。“侧闻”二字,更可玩味。

其后,提出屈原“水死”的,是东汉的王逸。他在《楚辞章句·离骚》篇里注“彭咸”说:“彭咸,殷贤大夫,谏其君,不听,自投水而死。”宋人洪兴祖按曰:“屈原死于顷襄之世,当怀王时作《离骚》,已云:‘依彭咸之遗则。’……盖其志先定,非一时忿怒而自沉也。”王逸之说,可能是受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的影响,但更直接的应该还是阅读屈原作品时所产生的观感。王逸的话很恳切,洪兴祖的按

更有根据。可惜,彭咸其人虚无缥缈,有点不大可靠。不过,信之者也不少。

《艺文类聚》引《齐谐记》说,“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”,给后人提供了屈原投水的时间和地点。又说:“每至此日,以竹筒贮米,投水以祭之。”连祭品也出现了。接着,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襄阳风俗记》甚至说:“其(屈原)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。”老妻也活灵活现地来了,太像一回事了。

以上资料,证明屈原“水死”,应该是无法否定的。

可恼的是,有些人偏偏就是否定屈原“水死”这一点。宋人钱果之说:“(屈)原作《离骚》在怀王时,至顷襄……始投汨罗,不当预言投江事也。”这话明显是针对洪兴祖“其志先定”说的。世上先定死志的人多矣,钱果之这样反驳,无力之至。宋人陈振孙等又提出屈原效彭咸“水死”实际是个“寓言”,即未曾真的水死的意思。彭咸是否“水死”,世多疑之。但彭咸即使只是一个“寓言”,又岂能说屈原就不能投水呢?明人汪瑗又说,

“彭咸”并未投水,是“西逝流沙而作了”“隐士”的。猜测屈原也未投水,也是如彭咸“隐去”作世外人了。其可笑与陈振孙等人一样。日本汉学家白川静先生,认为彭咸是“巫祝者的祖神”,屈原的“流亡”,象征着巫祝势力的衰落,与“水死”无关。越说越让人摸不着边际了。

下面,探讨一下屈原为何“水死”。很多学者都给出了屈原“水死”的原因,但都不太令人信服。

我认为,屈原“水死”,和“天命说”有关。什么是“天命说”?在战国晚期,所谓“天命说”,大概就是通行的“五行说”。“五行说”的创始人邹衍,认为黄帝得的是“土”德,黄帝之后为夏,夏得的便是“木”德,“木克土也”;夏之后是商,商得的便是“金”德,“金克木也”;商之后是周,周得的便是“火”德,“火克金也”。

嬴政自居为“水”德,为什么?“水克火也”。嬴政之所想,亦屈原之所想。屈原“水死”,说到底,就是希望楚国能抢在秦国之前一步,把这件一统天下的大事完成好。这是长期生活在战乱中的屈原,对天下百姓的人文关怀,是他的一次最自觉、最严肃,也最有政治内涵的生死抉择!

在我的专著《屈原综论》中,收有《说屈原水死》一文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。

(易重廉,中国屈原学会会员)